

幽谷餘韻

共三十

八

香外書目册

		和書門類	
二六三六號	七四函	三四架	三〇册

內閣文庫		和書類	
二六三六號	三〇册	三四架	三〇册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6363
冊數	30 (8)
函號	206 237



幽谷餘韻卷之八目錄

文部

題跋類

題詩餘圖譜

書大淳和尚遺墨後

題維那寮定規

書斜好館詩後

書紹鷗帖後

跋李太白書

跋義雲錄輓輓

書韓人書後

書山家十六景詩後

題血書華嚴題目

題字彙首

又

跋鼓弓詩

跋法華經

又跋觀音三十二籤

跋獨產和尚帖

跋龍禪弟書

跋梁首座賀偈集

跋無隱和尚帖

跋抄幽谷餘韻

跋宇元章帖

書宋室和尚遺墨後

書豆州侯俳歌後

又跋道者禪師遺墨

跋慧關和尚書

題普應首座賀偈集

跋高首座賀偈集

跋畫棕詩六景

跋龍草廬書

又跋雲居和尚帖

書素勤首座賀偈集後

幽谷餘韻卷之八

近江高島沙門千丈實巖上著

信濃松城鎌原重賢子齊編

文部

題跋類

題詩餘圖譜

其書三卷南湖張氏所編自上西樓至金明池凡幾十幾篇皆雜言古樂府而前圖其長短句法而後標其詞悉唐宋名家作也余少西遊於前木寧獨產和尚所始獲之見蓋師侍水府蘭山和尚之時所謄寫

也。舊系心越和尚所持而來云。去歲癸卯之秋。備後
石英禪衲掛錫之初。囊出此書。眎余。余愕然曰。是余
四十年前所見之書。子其奚自得之。曰。某從產師神
足丸峯和尚獲之。余乃欲寫一部。不果。今秋七月。禪
衲將欲抽單辭余。余深惜此書一別不可復見。因命
二子勳力寫焉。不日而功成矣。余聞雪竇天童等
頌古。其字句長短布置皆有據而為之。然則與此圖
譜合者。未可必無。檢之以消閒暇。不亦禪餘之清翫
乎。雖然。我髮種種。徒有東坡白首抄書之嘆耳。
書韓人書後

跋佚山帖

書米首座賀偈集尾

題祖珀首座賀偈集後

書岡石城抄書後

書米子瀑布圖後

題文徵明書古詩十九首

書闕山袒禪師帖後

跋先師帖

書金剛經地藏本願經後

幽谷餘韻卷之八目錄

明和元年四月、韓使來幣、方其時、信州海津宗老出
 浦君微服、遊歷伊勢、八幡等、各區、取路湖東而返、抵
 磨針峠、倭字故用會遇韓客、憩止茶亭、君使其僕、弛擔坂
 下、而縱觀焉、傍有一夫、執清道幡、見君、以為系對馬
 護送之人、乃請暫代、豎持其幡、君從之、君出懷中、包
 香之紙、有菊花印紋者、舒之、手操烟筒、為揮灑勢、眇
 之、其人咲而頷之、乃出筆硯、書此花間蝶舞、通紛
 歟、雪柳上、鸞飛片片、金一聯、及壽福朝朝進、五字、與
 朝鮮人某之四字、贈之、君復出扇數枝、請之、皆書而
 與焉、自爾以來、殆且二十餘載、扇皆為人持去、唯雷

此一紙且頃者感其最下厮役而猶能弄翰墨如此
乃欲裱褙以藏于家余亦不能無感因不敢辭而應
其需書之君名苗堯號半平乃村上義清嫡裔也云
書大淳和尚遺墨後

懶菴和尚名木淳嗣法正安董席光德最後隱蘆雪
菴終焉有詩偈集蘆雪幻稿余受遺託按而序之採
行之舉嗣子旭公任焉余頃適檢書箒得此一篇于
書者乃命裱裝以歸木澤常什余在大澤時見贈之
偈也後人庶知信中亦有若人而以晞顏也哉

書山家十六景詩後

遊彼未遊之境觀其未觀之景其猶逢未逢之人讀
未讀之書乎余來信州未遑多探山水之勝近得德
雲來斧和尚寄跡其嘗所作山家十景及其拾遺六
景詩并其序引讀之味其雅趣則逢未逢讀未讀遊
未遊觀未觀者不出戶庭不離几席而得之矣和尚
卑辭以乞刪且潤諸余不敢拒略評一二所以謝其
高誼也

題維那寮定規

嘗觀永祖清規所示蓋其意則以謂克護規繩曲直
慎任法度進退則勝龍象聖賢否則劣于蝦蟆蚯蚓

然則永平、雲仍、而忽乎規繩法度、踈乎曲直進退者、
 其所謂獅子、身中之蟲乎、伊奈、千峯、具壽、在侍局日、
 竊顧維那侍者、知庫、三寮、規式、齟齬、未備、乃制三策、
 正其齟齬者、具其未備者、以為三寮指南、蓋欲護其
 可護、任其可任、以使兄弟、免彼蝦蟆蚯蚓之譴乎、卷
 尾署以予名、予不忍獨偷其名、聊書卷首、以啓後之
 繼志者耳、

題血書華嚴題目

先師朝明、拈華老人、於華嚴經、有大因緣、如年譜所
 載也、嘗退若州龍澤寺、居旦、願浦寶樹菴、刺血書寫、

行願品、及地藏本願、延命、二經、各數十卷、且書華嚴
 題目、數百幅、以施四眾、有信心者、今此一幅、師見木
 麟定公、所請、以持、迨乎實嚴、移住大澤、公老、惜別、授
 以為餞、今茲寬政元年、己酉、夏、居士藤牧氏、為嚴手
 變袈裝、嚴感其志、且欲告來由、於後、故泣書其裏面、
 藤牧氏、長尾謙信、舊臣、後有故事、武田信玄、武田家
 亡、來住信州、櫻澤村、為農、亦一鄉豪右也、

書斜好館詩後

海津賢侯、以寶曆中、新構別館、時儒生菊池武慎者、
 為侯所聘、而來賓師藩中、因應侯命名、曰斜好館、以

其每斜日時景色尤好也。又承命書額，且撰十景品題。題賦五言一章，寫揭檐楹之間，可謂寵矣。侯又以講習餘力，留心臨池。江府書家者流，平林惇信及其子惇篤，周旋以傳書法。云：今茲天明丁未夏，惇篤特來覲侯於藩，執政望月君私竊以爲我侯溫良恭謙，黎民懷德，羣下謹嚴勵力，忠孝今也。武慎雖亡，安知非其嘗談周孔論之餘風乎？夫膏粱之性難正，田獵驅騁之餘好，爲長夜之飲，以罷蔽乎百姓。蓋諸侯常態也。我侯不然，一曠一咲，不敢苟焉。雖休沐日，寄思文房，不事佚遊。蓋五十餘年一息矣。羣臣子弟

莫不靡然矜式矣。安知非侯神性穎悟，涵濡書家餘論，而體古之所謂心正則筆正之誠諭乎？於是懇求惇篤寫彼斜好館詩十首，十首十體，體體有法。望君乃以紹介，請余書其卷尾。余觀平林氏來遊藩中也，人請揮灑者，曰：不知其幾許多。然其所求多寫古人詩句，徒具目前翫好耳。今觀望君用心，其鑽仰乎上，勸獎乎下，以嚶美於後之蘊迥殊于眾者存焉。不亦宗臣之烈乎？武慎惇篤亦托以不朽其名乎？余浮圖氏也，對士大夫而論文雅，猶士大夫對余論禪。雖然，辱受請命塵席長國有年，因敢揣摩其所思存一二。

感而書之

題字彙首

余住長國之初問常什有字書則有梅氏字彙命出其書則失子集一卷旁有一僧頗善書寫觀余歎惜之甚乃欲謄寫足之余壯其志諄諄獎譽欲以成功方寫二十餘紙楷法整齊見者莫不感焉少頃其僧託他事故廢之亡命落魄矣顧夫靡不有始鮮克有終彼僧前功虛棄後功未就余顧世如彼輩其可歎惜豈止一卷字彙乎今茲丁未夏余趨江府因聞書肆專販斷本畸冊為業適有人之來問則其價不十

倍不與以為利者乃命問之果見殘缺字彙亦有數十本檢之幸得子集而板同者余歎呀贖之如拾舊物豈論其價多寡乎於是常什字彙再得首尾完全吁江府太都會也哉

書紹鷗帖後

余嘗以謂茶之為物固世表之清品非風塵中玩也逮讀唐陸羽傳果見其隱苕溪與高僧道標皎然等善闔門著書敕召不就因竊念其人也蓋能與茶同臭味乎謂之羽外無茶茶外無羽羽之與茶同物愛變亦可也乎不然何以能至為人陶形置祠于突以

稱茶神乎、迨其茶經出也、天下靡然、尚茶成風、施及日本也、頗為臺閣雅賞、雖彼謀臣猛將、在其闐然鼓之之際、動託高會於茶、以遊心於丘壑、其所樂也、豈與盃盤狼藉、同席之論乎、與彼茗溪闔門、著書易地、皆然、然而數之有師、師必有道、若夫武野紹鷗、號一閑居士、而稱大黑菴者、亦即其師而有道者也、居士初名中村新五郎、住泉州堺、嘗受茶法於宗陳宗悟、悟二士、而以傳之、利休而繩繩乎、今矣、海津參政、河原君正南、頃得居士、買茶帖一紙、署曰大黑菴、系曰天文二十四年、此即弘治元年、而居士卒、葬南宗寺之、年也、迨今二百有餘載矣、年月雖或異說、不强論而可也、河君素亦善茶、遠慕陸氏、近師居士等、數之、是以同氣相感、得其手澤、雖赫蹏矣、尤雅物也、可謂滄海遺珠乎、余亦感矣、故舉所見於羽、且搗花押、藪者所載、以應其需、書之、其後

又

右武野紹鷗、號一閑居士者、手乃買茶鈔、崇雖片楮矣、亦茶家之珍也、海津參政、河原君正南、贖而襲焉、因徵余跋、其後按居士初名中村新五郎、住泉州堺、嘗稟茶法於宗陳宗悟二子、而以傳諸利休、茶法之

行此時為最其所署太黑菴者居士所居名也系以
天文二十四年者乃弘治元年而居士沒墓南宗寺
之年也雖年月日或有異說今不强論可也顧河君
嗜茶而善其法故同氣相感以得之於二百三十餘
年之後乎余亦感矣略據茶人花押藪者所載為跋

跋李太白書

嘗讀草書歌其辭絕妙髮髯觀見懷素揮灑今觀此
書乃知彼歌非獨以稱懷素草聖而白亦自形容其
書以洩胸中之奇夫其活鱗豈北溟之魚乎此詩
載在李白集中真蹟秘藏其侯余珍其摹為雙鉤者

有年今噉之山信州善光寺有眾才子刻為響揚以

具文房清玩於戲千載之下同聲相應也哉

跋鼓弓詩

庚戌之冬一夕辱蒙太擅君閣下召而見饗從容問
巖也曰嘗聽秦箏乎謹對曰未也乃命侍女彈之蓋
妙手也所謂生田流也又問嘗聽鼓弓乎曰未也乃
命伶人鼓之又問嘗觀妓舞乎曰山野之身奚為有
之於是命之二妓前出和其絃歌踰躐婆娑巖也大
駭耳目閣下挪揄曰莫起煩惱則善和聲對曰死灰
豈不復然乎滿座大咲或曰何不為詩以謝寵先乃

賦三詩獻之閣下獎譽之餘辱手書其鼓弓拙詩大
小二幅賜之大者毛邊紙也已加裱裝小者倭紙也
而闕欵識然其草聖高妙可愛復聊軸之以爲山林
之鎮因欵記之所從以跋其尾如此

跋義雲錄輓軌

雲禪師語該華綜實黼黻宗乘譬如一大寶車然今
莊嚴東堂和尚悉稽其所援據於羣籍中編名輓軌
輓軌者所以行車也然則膏之推之挽之以益廣其
運載之利而麟麟乎雷霆于青天之下是師所以命
名而望乎學者也云

跋法華經

右一帙七軸四七品六萬九千三百八十四字乃常
足道人佚山欲資其考冥福而隻手寸管所書寫也
書寫畢視手與管依然如初而經則儼然矣是謂無
相而形無爲而作無爲無相虛空之體也虛空之體
佛法身也法身雖曰離去來泯動靜而隨念應感能
現文句身如此則盡虛空界一部妙經也一部妙經
佛眞法身也經曰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不其然
乎道人嘗在京師爲妣所書妙經授余受持焉余今
爲祝融氏妒內外蕩盡唯其經幸免燬焚蓋經之妙

乎書之妙乎。二妙之併，必有神物之護持矣。是所以應今需而欣然題數語，以表隨喜之愜也。

又

昔者香山居士聞鳥窠示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易之聞道三歲孩兒雖解能言八十老翁不能必行服之嗚呼至人一言頓使豪傑旋踵如此蓋夫佛法無他善而已矣持戒習禪讀誦書寫慈悲喜捨等所謂眾善也眾善不可該焉若使十室之邑戶有一行善者則十人淳謹也百家千戶推而擴諸天下則善人不可勝計善人不可勝計則柳子厚所謂陰翊王度者

非邪若使國家悉歸於此則何尚之所謂刑措者非邪今茲壬辰秋余遊京師初識富田榮鄉生者生性蘊藉甚有克家之才旁能書畫兼勵志於行善余觀其家事劇冗時寫法華其功將成因書善之難行行則佛法王法固無一揆於尾以表隨喜之愜唯然人別有一部法華離文字絕語言諸佛未出世已前讀誦書寫久矣生其更進一步可也

又

法華陀羅尼品二十六行妙莊嚴王品二十八行紺紙金泥畫列明指虞褚顏柳筆法也此則真田勘解

由乳峯居士所珍襲者攜來師余賞鑑余以管丞相
小野參議照之則迺勁過焉以中將姬光明后傳教
慈覺等諸家則雖彷彿而清雅倍焉弘法邪道風邪
否則必名公卿也上下千載使人嗟歎不已哉

跋觀音三十二籤

右三十二籤不著作者名而以五行疊變以配三十
二身蓋南海普陀山用此消決香客疑冰即隱元和
尚亦方其為其師經山榕公效彼烏有先生丘玄素
著其一部妄書而負隨于官詞連坐乃捨其所往福
州黃檗山以身纒遁垣奔我日本也以其浮沈慌忙

之際船適泊普陀山因仗此籤以卜去就且謄寫一
本以來自斯此籤流播我邦矣今余所寫即原真梁
首座所持之本梁昔南遊得之備中圓通寺寫之其
本即良高和尚手筆也高師嘗在隱元派下頗久想
其所寫必善本也然今觀梁本不能無有烏焉脫落
蓋梁早過一夕之為考訂之不暇乎余不敢改竄一
字姑藏篋笥以俟善本照之吁占相吉凶余口所誠
然佛教入從事卜筮其證著矣熟以念之若以此為
活則命邪也故痛制之以此自用私決嫌疑避禁忌
以去禍殃而就禎祥非必所禁過乎我徒祕此書者

勿以為世興家術實世俗之術幾矣

跋道者禪師遺墨

道者元禪師所書佛字一紙余藏之久矣今則舉與
大町居士橫澤氏者以酬居士所施鼓山為霖禪師
大字直寫汾陽昭禪師語二句十餘字者一幀嘗聞
道者禪師在此方日每日手書佛字一紙粘之壁上
燒香禮拜率以為常今此一紙雖則小幅而以獅子
銜佛走五字為一句書之亦可以想見其高風逸韻
矣顧余近羅舞馬所藏書畫蕩盡無孑遺矣獨此一
紙能免虎欲以酬居士之所施也蓋惟道者亦嘗在

鼓山與霖公同事永覺禪師則雖其墨蹟流落于異
域者亦自難見難弟有待而然乎居士久藏霖師之
書以其鉅幅未具裱裝今余所酬不過尺有數寸其
勿亦以其至小為嫌幸矣

跋獨產和尚帖

獨產和尚退太寧寺居法泉院余嘗謁之談及翰墨
謂余曰我於法書絕無所嗜獨藏董其昌百家姓一
本時時翫之亦唯不異婦人少子好觀畫圖雖不識
其妙趣而指形似之閒以娛其目而已迨後得此偈
也視其筆意區區摹擬董氏一點不敢介逸猶其平

經行錄
卷之八
跋慧關和尚書

昔住山之際，循踏矩矱，一擧一吟，未曾苟且者。然古云：視其文字，如見其人。余於產師亦云。

跋慧關和尚書

慧關和尚名棲智，但馬人。泉流天產老人，徒而華音之學成矣。書皆直讀而曉焉。云：湖州竺菴和尚住黃檗時，通譯闕人，關公見請而充侍局，故其音韻深入華域矣。余亦少時從泉流學華音焉，實邯鄲之步也。今而憶之，關公師齊讀書之音，若出金石，而猶彷彿于耳矣。凡我倭人為文，字句章法，俚雜不別，雅俗職由不識華音，不得意於長短節度也。今有關公賀余

序，并偈二首，連而軸之。華音讀之，宛轉玲瓏，有緩急有曲折，言外佳處，素非倭人所知。後有君子而覽觀焉，則知余言不誣。而我倭國亦有若人。

跋驪龍禪弟書

驪龍，余家弟而於法門亦弟也。自幼嗜書，刻苦至忘寢食，蓋天性也。年瀕而立而死，履歷之詳見于余撰墓誌矣。余始不甚重其書，既死之後，索之不得。勢州處士嘗與驪龍友善者，授以此一紙，即李白瀑布詩也。筆端活潑，有游龍驚蛇之勢，嘆惜無已，泣而為跋。

題普應首座賀偈集

幽谷餘韻
卷之八
明賜信

應克自言齒加于余一歲人皆以謂如十倍其所自言然則其踰知命乎然為余助化孜孜不倦方會回祿之變躬任土木專以恢復激勉余及眾徒不已可謂疾風知勁草矣今茲戊子之夏請領第一座人見其龐首給背凜然有老氣莫不悅服而歎其飽參矣嗚呼近代吾宗叢林登庸不擇其器領荷不量力甚者乃至以首座位為奇貨而師學相銜賣故不待其臘滿而鑽穴隙者多在而立之前領之其唯羅綾其衣紫緗其衫而簧鼓人家男女耳安在表儀下眾而為个天眼目哉當是之時若有有志之士聞應兄之風而慨然庶幾者其可使我叢林能易俗移風乎是余所以不能無言于其賀偈集也兄越後產得法佛眼頑極和尚尤久親炙焉云

跋梁首座賀偈集

祖師門下不立文字而所以不廢文字者猶世擊家貯毒藥也善用則活人不善用則殺人殺活之際可不慎乎今茲雨安居我山首座某得賀偈殆乎一百首矣編集既成徵跋其尾余觀其各貯毒藥不少不敢觸之他日若聞有良擊家善用砒鴆起人於死地者必此中人也

跋高首座賀偈集

子輿氏有言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前觀勝雄老漢方啓手足之際親書數行以托其徒峻高於余諄諄其言其猶為男女思室家者乎高也今卒其任乃編四來賀偈呈焉余惜老漢辭世不見此集故為高噓戲跋尾

跋無隱和尚帖

無隱和尚以翰墨名于叢林之間西溟子大潮序其所著之書極獎譽之而余嘗與師論文因觀西溟手

書國字牘一紙有言云源信虎關玄光梅峯卍山等撰著亦視座下所為可謂今文云云隱公以其書誇余余咲曰勿誇曰何曰西溟有鑑唯以數輩倭人為座下定優劣而雖近代華僧南源高泉之流未輒比之於座下大潮雖如推稱座下而其底意未許座下以此華域明矣唯以其言婉曲使座下不覺耳隱公勃然變色而恨聞余餘論之晚且觀大潮評余拙文謂有腕力有眼力有骨力有兩漢家遺風歌豔不已如余朽溪隨筆朽溪隨筆二卷失於大澤回祿所載今觀其謝余訪之詩及答余之短簡私竊追悔言觸前輩且多其能

好文而雖後生不遜之論亦自謙虛而采擇也故略
抽繹以跋尾云

跋畫棕詩

右逼建箕山需題之棕則雲圃所畫也雲圃與余傾
蓋山陰溫泉因觀渠畫居多今以此畫視之如丘垤
而為泰華行潦而為河海古人有言三日不相見莫
作舊時看余於雲圃亦云

跋抄幽谷餘韻

余平生文字未嘗與人傳寫迨來太澤為祝融奪無
復子遺其後時成一二者即土木恠惚中不經意之

所為鄙俚猥雜豈足以收錄哉適觀泰首座藏此一
巨帙且駭且慙乃欲奪而火之然嘉其好迥殊流輩
且顧謄寫之勞不少因勉彊正其已亥以授焉爾

跋龍草廬書

余初服草廬詩次服于書終服尺牘辭句清雅意旨
婉曲而今而後草廬服余未知更有何等態度可謂
愈出愈奇也乎姑藏其中秋竹生島翫月詩五首及
尺牘二篇以具文房畏友云

跋字元章帖

趙飛燕瘦矣楊貴妃肥矣肥瘦雖異其為美人一也

古人於書已有此論雖然以彼二人視諸毛嬙西施
肥瘦得宜將為奚若余方外友字醴泉元章學書專
法松雪齋始而得皮中而得肉得骨終而得髓而不
隨肥瘦之偏可謂書家媼施乎豈趙揚之所與鬪妍
哉

又

我方外友字君元章以今茲己卯夏遊山陰溫泉便
道探勝西江若邪天橋五臺等路風埃月亭莫不畱
言而去矣此詩則訪余桑梓之作寫以見寄顧以其
交誼尚足寶襲矣况復詩與書固兼二美乎至其藍

田產玉之語非余所敢當也且授家兒藏之

書宋室和尚遺墨後

輒近之人高責不遜差有才德為人寫字或成畫贊
則署其名加以印章印章之大動如斗斛署名之地
必占上頭數十年來無繼無素舉世皆然更經年所
其才愈下其德愈衰其書愈俗其畫愈拙而其好高
愈躁愈兢欲古處者豈無嘆哉巖寓汴府日適觀永
源宋室禪師一行直寫佛祖馬牛隨意處七字者傍
窠大字墨色淋漓道氣逼人而無其名唯宋室印章
在左邊最下其大僅方寸耳巖嘗讀師語錄服其高

尚隱逸，卓有古之尊宿，遠則大梅，近則幻住之風，且其文字幽雅，宗說雙通，絕無禪林蔬筍之氣。今觀此真蹟，視其謙讓謹慎如此，不覺心醉恍惚，若待彼空山蘿窻下，聽罷松風，午睡將濃之側，所謂輓近高貢之流，試看才德如師，而自抑損如此之甚。古云：雖無老成，猶有典型。巖於此書，亦云。甲午秋九月，為官鑿士岐先生書。

跋雲居和尚帖

右雲居和尚所書文字，纔二百許，辭理剴切，絕無奇嶮，皆人易知而難行者。若能淑其一二於躬，則所謂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思過半矣。今且應需欣然寫之，以投座右云。

書豆州侯俳歌後

松城侯鑿官立田先生，名黃，字玄道者，以去歲壬辰秋療其僚友草閒氏妻。時草閒氏從侯在東都邸，任滿將反也，君夫人賜以酒卮，侯命為開慶筵，以明夫人之賜。草閒氏謹對曰：臣妻有疾，立田黃藥焉，願轉遺黃為謝。侯頷其言，乃成俳歌一章，手書且署以名，以使副。賜先生先生拜其歌章，謝其酒卮，以為金滕可護矣。今歲癸巳夏，將欲袿楷軸焉，而其酒卮亦圖。

下下不忘所自來也。或曰：凡臣拜君之賜，若夫車馬衣服，皆一時之榮也，未及文字之不朽乎？況今先生雖以鑿祿而身未得入為近侍，而有此賜，則其恩眷可謂殊遇，豈可不寶襲以夸耀乎？後哉！先生徵余記其言以為之跋，故及之。

書素勤首座賀偈集後

昔者我徒修韻語者，其所摸倣不過江湖風月集及大智偈頌，僅一二部耳，孰讀之講習之，不至宗說雙通不措，故其語氣蒼老，人人皆有古人風，享保以前洞濟耆宿所作語句，至今膾炙人口者，可以徵焉。近

世明季奇巧行於一二腐儒，而雖我徒無不為之教壞，於是乎詩偈之風一變，乃至淺近輕浮，不可觀也。甚者動致聲律不諧，顛倒錯置，不可辨為何語，嗚呼！僅僅數十年間，宗風弛張，可以歎乎！余嘗侍泉流座老人，老人教曰：凡百法語佛事等，皆七言絕句而足矣。汝輩若能善之，何用長篇大章支詞蔓說為爾來余用力於此，幾乎三十餘年，深知七絕之難，而老人之不吾欺也。今勤首座老人嫡孫而太聖關兒子也，編其所得賀偈，見師因書所感於尾，以俟其歸呈關師而看關師所評如何。

跋佚山帖

右唐人五言絕句二十首及我禪林所用牌額坐禪放
 參等十有九條共計九十有餘字即浪華常足道人
 名默隱號佚山者嘗所為余篆也今贈駿州大林壺
 外禪師敢具禪餘清翫矣先是其徒慧紋禪衲駐錫
 我山有日因聞師多藏學圃道人泰林和尚遺墨禪
 衲竊察余嗜學圃書乃抵書於師言之師乃割其一
 軸見贈唐詩七絕一首也余感高誼不已故今及之
 木瓜瓊瑤匪報也雖然我國自有文字以來上自王
 公下至庶人以書名于今者殷殷可數焉而其遒勁

可愛者多止于真草行三體若篆隸也雖開有之而
 其能別古今辨異同而變化縱橫若佚山者幾人余
 知數十年後有好事者雖欲得佚山篆書一紙而其
 不可輒得當如今余於學圃也初佚山與余厚中以
 言忤遂絕交焉然不敢掩其美乃跋其尾以解其帖
 無欵識之惑云

書某首座賀偈集尾

孔子儒者聖人也而在鄉黨則恂恂如也南嶽我徒
 至人也而言還鄉道不行然則欲以道自善善人者
 固不宜于父母之國也明矣今茲冬制之壬辰我以某

山谷食前 卷之八 朝陽會集

子為首座某也產我山神龍封戶下行而度于活宗

老人山之七世為人精悍頗飽叢林迨老人戢化也于化

丹州法華寺顧命於我欲薦某子以此舉也我觀某也既

任其位法戰無敵溪邊婆子刮目聳聽葵藿傾日施

利委輸乃知老人善識某也之道可行鄉里且有自

感儒釋格言亦可以顧於其人之若何因書其賀偈

集尾云題祖珀首座賀偈集後

祖珀首座自編賀偈呈覽焉小子進曰古之言琥珀

者多曰吸芥今師偈用拾芥字毋乃失考乎曰汝知

其一未知其二易疏曰異類相感者若琥珀拾芥余

取于此與彼所謂其取青紫如俛拾芥以言我徒操

持切磋琢磨用力不已能如松脂入地千年而為茯

苓茯苓千年而為琥珀既為琥珀則其黃而明瑩者

淺黃而含赤者絢爛而刷皺文者其類雖眾大率玲

瓏溫潤而無一點瑕翳也乃迥然不混彼魚目燕石

之徒而雖欲藏匱不沽而不可得卒擅連城聲價而

得位望相敵為人天所珍重猶世教學者經術已明

則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者以致勸勉之意且諭物各

濟其美者固非一朝一夕之功豈失考乎小子服膺

幽谷餘韻 卷之八 朝陽會集

而退首座前請書以為跋

書岡石城抄書後

余少時抄書好為蠅頭字以欲其冊輕小而盛巾箱之便而年已踰知命眼力稍衰則向之所抄者雖須駿隼亦每苦其朦朧如隔烟霧而不易讀也甚則自恨少時無有遠慮而功唐捐而已海津秀才岡君石城方富春秋努力讀書又善抄之余偶借其十二閱之乃見其制同余少時所好為恐行有余晚年恨故跋其尾以告之爾

書米子瀑布圖後

三守英善畫矣去歲壬辰秋與二三子遊米子者寫其瀑布勝狀以歸收諸畫譜今歲春余訪其居因出師之余則熟視心醉猶與守英跋涉其巖壑閒坐彼飛流千尺之下爽快不可言也蓋其瀑二一名權現一名千丈千丈余字也余少雲遊幾半天下求其巉巖絕壁懸瀑布帶松蘿而不可攀之狀宛合我名字如此瀑布形勝者以為卓錫之地久矣然而齒邁半百未得其所且牽人事靡知所稅駕矣今對此圖雖懷愧負然其樂之之情無異身居其地以寄殘生故跋之尾以請托名畫中守英其勿麾哉

題文徵明書古詩十九首
 古詩十九首為蕭氏採載在文選以其比興典雅辭
 句豔麗古今膾炙人口藉藉未衰余固不專詩賦然
 好此不啻每在佳山水地對其風花雪月或以國讀
 詠之或以華音吟之但覺錚錚之全聲琅琅之玉振
 未始不惜其篇易畢今觀某氏所畜文衡山所書刻
 以為法帖者筆力遒勁行草相半而其活潑爾者若
 游龍之變化乎江海其飄飄然者似微雲之點綴乎
 河漢至其結構閒架肥瘦得宜以極之妙則整斜有
 法微茫合度固不可以言形容焉可謂與其古詩爭

之豔麗典雅者也自畫畢字自字畢句自句畢篇畢
 而復始終以畢十九首而猶有未饜焉豈如人行天
 台雁蕩怪巖危石之閒而顧眇俯仰賞其烟雲變態
 不已始不自知其杖屨崎嶇者乎乃其惜之易畢何
 止十倍風花雪月之下因筆題其首云

書蘭山袒禪師帖後

蘭山和尚幼隸寶圓乃我曾祖月嘯白和尚徒也齒
 僅舞勺詩句驚人華僧南源高泉等競欲鹽殺其齋
 窳裏不可得也和尚研究律部頗精一旦受衣南都
 稱寂印師其後因事入心越派住祇園寺退居天聖

寂矣世壽殆乎百歲所著詩偈數部皆行于世其未
梓者不知幾種巖獲遺墨於吾故法弟無著而欽遺
風久矣益無著嘗詣天聖而所得也雖赫疏小燈亦
自有華氣存足以為珍矣今按泰牛禪衲以報其以
薩州無人相畫出山相見遺因書其後以告之云

跋先師帖

勢州關驛有台家尼壽貞嘗參先師於龍光有歡喜
分滅後亦數觀龍光塔欽德殊他有時語巖曰吾於
開山和尚非有異聞嘗請教誨示曰時時摩頭自視
如何吾服膺此語以為師未滅度故數來禮塔耳

願先師尋常示人始無枝辭蔓說大率如此巖
時每視參隨諸子持紙乞示乃以此一紙請書師即
書此是日已過命亦隨滅賜之頃檢篋筒有以自省
乃命袂裝欽掛座右因憶壽貞言有感于私即雖此
一偈於巖有餘師嗚呼肉猶暖也哉況手澤淋漓乎
書金剛經地藏本願經後

講梵為華猶錦之反織紋無異唯左右易位表裏別
色耳譯華為倭亦復如走至其顛倒辭句附以一二
三或上中下等字雖似大異華人讀法然以所謂彼
岸到彼岸義觀之其體用之所當事理之所歸即

我倭訓詞近于梵而出于華人之上乎。海津宗老禰
 津氏女號靜明院殿本然了性大姉者讀金剛經及
 地藏菩薩本願經有倭訓者竊顧以謂何蛛網之牽
 纏也不如舒為一條之線以免迂回泣岐之累於是
 取彼二經從頭譯為倭文而剪除一二三等髭鬚而
 文義璨然矣非唯使世善男信女讀而易曉而培于
 信根雖我僧家者流與其終日讀誦而始不解一句
 一偈恰如水田蝦蟇呱呱月下不如讀此譯文一返
 而諸家註解思過半矣禰津氏世信佛乘大姉父母
 為最今大姉因薰所發蓋其由先人之庭訓乎將當
 女身說法之秋乎余得其二經大姉手書者各一部
 祕之因歎希有也焚香合掌以書尾云

幽谷餘韻卷之八

長行自前
免之
三
卓
會
辨

Table with 12 columns and 10 rows of vertical text. The text is extremely faint and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columns appear to contain a list or a series of entries, possibly names or titles, arranged in a structured grid.

Blank page with some minor smudges and a small mark near the top center.

